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毅

書寫儒士臣章全

國點監生臣林文義

臣唐虞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五

二質

畢

畢仲衍

宋史列傳：畢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

九方鎮許請於朝，欲與鄉校競，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于我，我能止復。」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焉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牒且止。又揭其事於道旁，欲上疏辯。仲衍曰：「子盍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牒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奸言于昇。流宏鄧州。」牒相賀，給事中張問告里中謂仲衍曰：「誚云鏑一惡，長十善。君子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傳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

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遣。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于萬計。區別分類。指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間其事。必湏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閣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賙錢五十萬。華西臺先生集。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昔文王之子高。封於畢。以國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護居東平。畢氏始為東平人。而護之五代孫曰衆慶。為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慤。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慤生構與相。構為戶部尚書。謚景公。相為豐王府司馬。相之曾孫誠。懿宗朝為宰相。而構之五代孫鎮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鎮之伍代孫諱士安。仕本朝。相真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即君之曾孫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為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藻。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為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尉郎。仕弗便。衛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縣主簿。而

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固馬陽翟興學。既請於朝。乃
敕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從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
待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為縣學非今也。今子以力輸之。
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使我。我
為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嘗
言丞相之為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於民。丞相
果疑之。即復教縣。湏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於道上。是時君代今部夫居
外。弗預學者。及歸。令不知所為。謂君曰。吾欲上府。辯於丞相如何。君曰。無
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辯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即使人
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於
朝。不以父蔭就宏。流鄧州。宏素為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
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於我猶是也。及為君捕繫。猶
日無害。待其能。數以詞辭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
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事。建成之事也。舉進士。就
錫慶院為第一。遂中進士第。補頴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
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中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頴州。皆知君。交

史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蔡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為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而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為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糲米。毫羸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推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未多陳。且不肯。醉益不行。遂發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唯市易得私其贏以為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為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間市易未榷糲米之前。京師酒戶為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榷之後。京師酒戶為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榷之前。酒戶為坊者多而停者少。既榷之後。酒戶為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市易徒為戶房以言語。迄復相語。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榷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虜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為偶然。再發又中。虜人以為神。而君天資白皙。皚眉如畫。辭令溫雅。虜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為度。制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為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鏗。使虜。而虜人猶問曰。舉少卿何官。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為

人詳慎精審奉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為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即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為主。凡從中間某事。必湏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為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為考官。故不知。上即詛君罷考事。還局。上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佩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為寵。及官制行。君以秘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即留除命不使受。而爭於上前曰。畢某以秘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為起居郎。起居郎即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即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為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為宰相所重。因笑曰。是當得耳。是當得耳。君以力辭而後授命。蓋官制起於後周。備於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統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公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唯君討尋論次。以復繼日。特別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

羣有司以疑問於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以所問而去官制
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
殆不知人上聞驚即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辛巳四十三上
悼惜久之翌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為
官而宰相猶以平昔不諳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
罷去始得補其子完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為人溫厚儒雅事
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稱至其私室寢
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纔年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為棺
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
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真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
似之治隆殿威繪文簡公像於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為檢
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為誰及知因歎曰祖宗固有相類如是
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張法為北朝信使歸伴高麗使人
皆先帝自選者嘗授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
先帝嘆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為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
職方郎中公度之女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白案尚幼女二

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於鄭州管城縣。盧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錄。故敍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畢仲游

宋齊傳。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高遵裕西保運期。追遷

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辨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扁鏑。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廩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斟槧。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辨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蘇軾。與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轉鎮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鎮奴告有卒。剗其衣於公堂之側。鎮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眇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石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已。而考鎮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黜二員外郎。改秘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

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七十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鲤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復之。仲游早受知於周。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嘗國時父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坡塲散秩而終。年七十五。神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據。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贈書戒之曰。蓋軒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切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譖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游泳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

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
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有說而百不行。今遂廢
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
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
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據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
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審明出
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栗一掃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
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恍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
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首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揅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
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
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
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揅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
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譬
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

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西水陳恬撰西臺畢仲游墓誌銘，并序。公諱仲游，字公叔。其先代郡人。後徙鄭之管城。維畢氏世序綿遠，代有顯人。至公之曾祖父文簡公，以清德雅望，相真宗皇帝致天下於太平。歎在王室。書于史官。議于太常。與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同朝，俱號賢宰相。天下至今思焉。大父諱世長，故任衛尉卿，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從古，尚書駕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皆以德業世其家。公始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少孤力學，以求自致。與兄仲衍俱試南廟中高等。遂俱登進士第。聲名籍甚。調壽州霍丘主簿。南京拓城主簿。擢京都提刑司檢法官。移信陽軍羅山令。改宣德郎，知河南府長水縣。辟環慶路轉運司屬官。以軍功轉奉議郎。又遷承議郎。丐監在京稅米第八界。哲宗登極，憲遣朝奉郎除車器監丞。改衛尉寺丞。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擢太常博士。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除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以太夫人疾，請罷府官，判登聞鼓院。丁內艱，服除，提點河東路刑獄。召還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奏對稱上旨，遷司勲員外郎。擢禮部郎中。出為秦鳳路提點刑獄。又移永興軍路。改秘閣校理，知虢州。未行，改耀州。坐黨與落秘閣校理。調知閬州。令上踐祚，恩還朝散郎。提點利州路。

刑獄。改知鄭州。遷京東計度轉運副使。擢知鄆州。除尚書吏部郎中。召對崇政殿。奏之。憲淮南路轉運副使置元祐籍。知海州。改管江寧府崇福觀降監西京嵩山中嶽廟已而出籍管勾崇福宮。用八寶恩。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得請再仕。遷朝散大夫。賜服三品。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西京。享年七十五。始司馬溫公呂中公最為知公。皆不及用公而薨。范丞相平生期公可大用。比登庸公持太夫人喪歸鄭。服除。范公已出牧。故公於元祐間不極其用。又不當言路於國之大政無所預。公於文章升堂覩奧風格同漢魏。為古文奇而法序事簡而悉。詩篇過壯。牋表麗密。雖片言隻字。皆有根蒂而切於事理。不為浮誇詭誕與夫戲弄不莊之文。行於鄉里。必可施之廊廟。用之當世。必可垂法將來。雖古作者不能過也。議論引據古今。出入經傳。百家折衷。歷代之沿襲。不為嘗試之說。一槩之論。凡所建述。必可博利天下。稽考後世。雖前輩鴻博該洽之士。無不仰公之奇論也。公嘗謁見歐陽文忠公。潁州公奇其才。使子弟來謁。少師張文定公亦以為才。褒薦公甚美。哲宗皇帝即位。召天下文學之士九人策試。乃就文館翰林學士蘇公子瞻。覽公文驚異。擢公為一。自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之徒。皆居下列。由是

天下想聞公之風采。蘇公則表公自代。謂公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主上由是知公矣。范丞相之作大皇太后哀冊文。公實代焉。攝太尉蘇公子由跪請之歸。以告其兄。內相曰。不意公叔文重一至於此。內相曰。豈惟品藻抑人實錄矣。丞相蘇公子容號為傳學。通知古今。每以公為直諒多聞之益友。公之在太常也。會太皇太后持受寶冊。宰相中公居公。及禮部侍郎郎中員外郎太常卿丞博士。至政事堂俞告。且訂其論。公心知宰相欲遵用韋獻明肅皇后故事。受冊文德殿也。堂吏持其目示座人。次至公。果然。公曰。願與同列更議。宰相曰。此先帝遺制。且故事也。柰何。是時群禮官無一人敢置議者。公懼其事遽上。即抗聲曰。外朝者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於此受冊。遂將垂簾聽政。一失其位。無以示萬世。且先帝遺制。豈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討論耶。宰執默喻其意。群禮官猶守舊不變。公退獨奏請正之。宰相以聞。太皇太后乃下詔曰。以吾不德。豈可以充入舊貫之居。其受冊宮中而已。於是攝紳大夫皆憮然偉公之建明。有詔詳定皇太妃儀制。當是時。朝臣希世銳進者。則欲卑其禮。以避東朝之尊。求寵於歸政之後者。則欲極尊崇以盡天子之孝。而公獨不然。援引經傳。及先代典禮。務稽古。不為偏私。以遷就其說。於是攝紳大夫。

又服公之純正。會朝廷方重外。而有文學者必試以吏事。故遣公使河北。改佐開封。已而復割諸路。又屢典藩。故公居外之日多。其宣力四方。果勤。公為政。剖明有斷。而應卒遇變。從容詳悉。雖文采山積。獄犴糾紛。而下車裁割。劃然一空。其在軍旅。星馳交馳。輜湊羽書。重跡狎至。而排難解紛。倏無留蹟。其從太師高遵裕討西夏。號令期日。皆從中出。嚴甚。無敢違者。前軍行三日。衆縣之夫畢至。以餉軍者乃三十萬。一旦暴集。有司度受其賦。而給之糧。必曠日持久。乃可自計。臺諸公及僚屬相對惶惑。不知所為。計未有以處。公獨曰。此甚易耳。轉運使范公純粹及李察曰。願以此諉公。惟公圖之。公乃召八十縣官吏。與其州倅主前。悉受所賦金銀錢帛。令無啓緘。勝局鋪石。群吏簿其要。一以付眾。今使為質。一以備計籍。而以其副貨有司。群吏筆不停綴。俄頃賦畢集。拉衆縣官吏之半。行詣所次。驗遣之。衆皆曰善。公則已飭有司。具畚鍤鏟鎬。及斗斛以數千矣。衆駭曰。將焉用之。公報下令。盡撤去倉廩之牆壁。乃徇其衆。令促詣群吏。入自輒粟六斗。持其半自給。挾其半供軍芻秣。傳焉。於是數十萬之卒。飈至雲。合。鱗萃。鳥散已而使視。群吏空無遺粒。度吏初尚爭之。公曰。必無少取以就羸。多持以自固也。翌日大軍遂行。范公及李察諸寮吏皆歎伏。且謝曰。非公錢敗。乃

事。軍既行而陝州夏縣大爭遣去。諸公曰。他縣相視盡逃。柰何。公請身往救之。至則尚有存者。而縣令已將自剄。公遽止之。喻以無恐。又慰勉其留者。而走白諸公。請荷令使追逃者。他縣乃止。耀州大旱。野無青草。公謂郡縣拯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也。多揭榜示之曰。郡將賑施。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歡然皆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視隣境之民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致吏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送還郡。公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責持自厚。非流民也。監司乃沮。有故吏以謹遂報。詣闕下。唱言公救災傾困。倒廩。軍無見糧。朝廷聞之。遣使接視。公上言。自幼且願教屬。朝廷察其誠也。而公治行益顯。公為監司所至。一路老姦宿職。皆怖駁曰。軍公至矣。及事盡至。公一寓目。必曰。某事有弊。某人有欺。若鑒見而繩度者。其在京東。行郡至曹南。公一視其牘。曰。吏狃故態耶。是欲嘗試我也。召吏會之。果得藏粟十萬石。公曰。非州縣吏與吾計。吏交通不及此。其斬益長。調度縱橫。將不勝其弊。吏又當參秋。上半歲和糶數。公不應。檄州縣悉具出入多寡道里。遠密盈虧登降之數。聚為圖式。歲

省和釋百萬石。淮南歲計常寢。公至。乃更優裕。有老吏白公。前負發運司
倣直三十六萬緡。有詔期三年畢償。今三年矣。且得罪。公曰。馬有是哉。吏
以此迫公甚急。公則發某籍視之。乃往三十年以前。計司兼主漕鹽。設有
倣直。後移之。卷焉其目尚存不去也。老吏非不知。第以此劇上。公竟得其實。
皆叩頭伏罪。以公為神明。雖同列號為擅明精練者。皆驚馬。公為政未
嘗撓於大吏。錢內相勰。故嘗薦公。後辟公京東憲司屬官。及尹開封。公適
為其佐。事有悖戾。必力爭不置。有殺人者。吏受賄。識用犯時。不知給君類
公辯正。錢公尹京。吏不得欺。且赫赫顯名者。多公所救正也。相知益深。韓
丞相王汝。以故元宰牧太原。公按視等列郡。韓公家奴朝童。自陳有卒剽
劫其衣服。黃堂之側。韓公怒。下卒吏。將繫配之。公曰。小童衣服。勢薄而剽
劫於大帥。故相宇下。非人情。易更治之。有卒母。自言八十餘矣。所恃唯一
子。而丞相遣戍河外。公命召還。其小者如此。大節可知。河東吏益畏懼而
傳笑四方。先帝患之。喻守臣。使禁止。而牧守踵至。搜挾治之。終不戢。乃益

肆公至獨晏然處之。勸善獎義。夫人自重。恥為不長厚也。其曾長乃
朱獻頃德詩五百言。且修贊見禮。自公以來。鄭風大格矣。公還朝。因面對。
論孔子廟自顏淵以降。皆壽命於朝。肖法服冠冕。以居位而禮樂訓詩禮。
假以聖道傳孟軻。非不肖也。今皆野服幅巾以祭。號二代三代者。未有爵
命。上嘉納之。封經泗水侯。假沂水侯。太原銅器精巧。名天下。更多稠載。以
歸。公獨不取一物。懼人之謂矯也。市二茶匕而去。韓丞相曰。如公叔可謂
真清者。公篤於孝悌。若大性情。非勉強者。夫夫人丞相文忠公之孫。莊重謹
嚴。先帝嘗聞其風。公事親孝謹。莫逆其意。公侍食於太夫人。視太夫人食
之多寡。而食不敢過。退不敢更食於私室。公之兄起居。有孤光未保。太夫
人念之。公為謝四方辟請。獨焉為倉官。居京五年。置廄以論。且言於公卿
萬方。必官兄之孤。以慰母心而已。公有女。特嫁。會兄之女。至娶。女資以嫁
焉。為府官。俸尚薄。兄弟群從百口。至鬻衣質旃以給。後官登聞。俸益薄。群
從益米。吃待喪歸鄉。資用乏絕。然猶舉遠近喪數十。從葬。設塋無遺者。皆
稱貸鬻田以致之。自小官以半俸給親族。終其身。公平生不自言。有司求
增秩者。三十年晚。仍上一官。請封老婦。朝廷嘉之。封其婦蓬萊縣君。先正
文簡公矣。且百年神道碑。未立。造公建焉。此皆人之所難能者。而度量恢